

F e a r l e s s

a n d

R e g r e t l e s s

f o r

M y L i f e

READY for HILLARY?

希拉里传

无畏前路 无愧我心

[英]罗宾·伦威克/著 白秀敏/译

她是我共事过最能干的人，1971年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相信，今天我仍然这样相信。

——比尔·克林顿

希拉里不仅是美国重要的女性，也是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女性。

——《福布斯》（美国商业杂志）

山东文艺出版社

F e a r l e s s

a n d

R e g r e t l e s s

f o r

M y L i f e

READY for HILLARY?

希拉里传

无畏前路 无愧我心

[英]罗宾·伦威克/著 白秀敏/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拉里传: 无畏前路 无愧我心 / (英) 罗宾·伦威克著;
白秀敏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29-5583-1

I. ①希… II. ①罗… ②白… III. ①克林顿(
Clinton, Hillary 1947-) — 传记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4214 号

图字: 15-2016-229

READY FOR HILLARY? by ROBIN RENWICK

Copyright: © 2014 BY BITEBACK PUBLISH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New World Champio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希拉里传: 无畏前路 无愧我心

[英] 罗宾·伦威克 著 白秀敏 译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583-1
定 价 49.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前言

1992年，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布什（George H. W. Bush）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担任英国驻美大使。当时，英美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亲密无间的状态，这主要是受益于布什政府杰出的外交政策团队——其成员包括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伊格尔伯

原书写于2014年，在美国第58届总统选举之前，因此文中有关于希拉里能否当选的预测和观点。

格（Eagleburger）、鲍勃·盖茨（Bob Gates）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发现布什政府的内政顾问不仅想法荒谬，而且非常喜欢结党营私。而布什总统虽然在外交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对内政问题却表现得兴趣索然。如果要让伦敦政府相信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者会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下野，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以詹姆斯·贝克^①为代表的一些人倒是真的很担心布什总统可能会在这次竞选中铩羽而归。于是，身为英国驻美使节的我们就开始关注布什总统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的竞选阵营。当时，民主党阵营拥有所谓的“七个小矮人”（the seven dwarves）。据我们观察，来自阿肯色州的名不见经传的“新民主党”州长比尔·克林顿更值得我们信赖。

当时，霍纳桑·鲍威尔（Jonathan Powell）是英国驻美大使馆的首席秘书。我们指派他跟随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宣讲公车一起到新罕布什尔州旁听竞选巡演，其目的就是考察这位“菜鸟”级候选人的具体表现。后来，鲍威尔又奉命登上了克林顿的宣讲专机，借此机会，他得以和克林顿最亲密的

^① 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时任布什总统的国务卿。

内政顾问们朝夕相处。而我本人则同民主党中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团队——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斯特普·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托尼·莱克（Tony Lake）及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等人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事实上，霍尔布鲁克就是克林顿团队的主要核心。

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克林顿，因此，当他到华盛顿就任总统职位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这一先见之明表示相当赞赏。在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夕，我的好友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为克林顿夫妇准备了盛大的晚宴。宴会上，比尔·克林顿专门为此事向我致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拉里，只觉得她光彩照人。克林顿夫妇入住白宫后不久，希拉里就邀请我们到白宫赴宴。由于比尔·克林顿生性热情好客，而且一直以来都非常善于结交朋友，因此，想要跟他建立熟稔的私人关系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令人惊讶的是，希拉里竟然也跟他一样。在我看来，希拉里绝对不是右翼分子所说的那种“左翼泼辣悍妇”，事实上，希拉里不仅十分友善，而且心地至诚；更为重要的是，希拉里和她的幕僚是克林顿政府的得力帮手，当希拉里得知受人尊敬的南非反宗教隔离运动

的领导者海伦·苏兹曼（Helen Suzman）就在英国大使馆做客的时候，她立刻就表现出了对苏兹曼的熟知和敬仰之情。在她的努力下，白宫恰如其分地接待并招待了苏兹曼。希拉里还曾经和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一起用过午餐，她们谈到了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子女远离媒体的侵扰。事实上，希拉里对女儿切尔西（Chelsea Clinton）的保护相当周密。白宫的记者们都深深地明白，自己或许可以描述一下克林顿夫妇对女儿的爱究竟有多深，但是却绝不能对切尔西进行任何报道。

桃色事件的出现虽然让克林顿夫妇的感情出现了波折，但是人们并不怀疑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真挚的感情：比尔只需要紧紧地握着希拉里的的手，或是轻轻地拥抱她一下，希拉里都会非常开心地露出微笑。夫妻二人非常乐于耳鬓私语，就像是在密谋什么机密事件一样，直至今今天，都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当然，希拉里也不是没有冲克林顿发过火。有一天晚上，我们应邀一起去参观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的化妆舞会，比尔对这位女明星大加赞赏，丝毫不吝溢美之词。这时，希拉里开始大发雷霆了，她捶胸顿足，好不耐烦地做出“速离此地”的模样。

在克林顿的帮助下，希拉里转变成了亲英派。克林顿带着她拜访了自己在牛津读书时的旧居。在他们访欧期间，恰好赶上了诺曼底登陆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夫妻二人应邀登上了“大不列颠号”皇家游艇，和英国政要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欢庆的时刻。女王殿下和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对希拉里格外青睐，更加以礼相待，这让希拉里感到兴奋不已，并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女王夫妇的钦佩之情。当她有幸到唐顿庄园进行游览的时候，更是觉得自己身心都沉迷于庄园之中，难以自拔。

希拉里不仅冰雪聪明，而且意志坚定。但是，对于她的宏伟目标——医疗改革，希拉里却显得非常天真和幼稚，这一点着实令人担忧。她所提交的医疗改革方案长达千余页，内容十分庞大。虽然她竭尽全力，但最终还是未能促使这一提案通过立法，这对她来说真的是致命的打击；更糟糕的是，在美国公众看来，总统夫人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她能够成为重要的内政顾问。

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Bosnia Crisis），由于欧洲对此事无能为力，因此我非常想让美国能在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中担任领袖。但是最初，希拉里

却拒绝让克林顿插手此事，而且，为了让克林顿不至于陷入外交困境之中，希拉里甚至特意给克林顿送了一本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巴尔干幽魂》（*Balkan Ghosts*）。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比尔·克林顿打算借用俾斯麦（Bismarck）的语录来向我暗示：就算只有一位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牺牲在巴尔干半岛，都是不值得的。在希拉里看来，在巴尔干半岛上，过去九百多年的时间里，各个种族的民众之间一直在互相争斗，如果美国介入其中的话，就跟当初介入越南没有丝毫差别。

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安排下，克林顿夫妇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马萨葡萄园进行了会面。但是，她却发现他们两个人所谈论的竟然都是医疗改革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世界大事，这让她感到非常惊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安排克林顿和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进行了会面，哈维尔本来是想请美国介入到波斯尼亚危机之中，但是希拉里却警示克林顿说，美国的内政问题已经十分棘手，费神费力，根本无暇他顾。于是，晚宴只得草草收场。

两年后，波斯尼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我奉命告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General Shalikashvili）：联合国下辖的英国维和部队身陷险境，需要美国从军事方面施加援手才能脱身。因为当时，姆拉迪奇将军（General Mladić）率领的塞尔维亚武装力量根本没有把驻扎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联合国下辖的荷兰维和部队放在眼里，对该地区的男性居民进行了大屠杀。而英国的维和部队驻扎于戈拉日代（Goražde），那里和斯雷布雷尼察地区一样，同为飞地^①（enclave），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步荷兰维和部队的后尘而遭到重大打击。

在这紧要的关头，我郑重请求面见总统本人。克林顿总统的首席参谋麦克·麦克拉蒂（Mack McLarty）为我做了引见和安排。我对克林顿总统说：如果塞尔维亚人继续在戈拉日代以及其他飞地，或者是在萨拉热窝（Sarajevo）的局部地区发动斯雷布雷尼察那样的暴行，那么，西方各国领袖的名声就会荡然无存，克林顿总统本人也将无法幸免。除了我之外，理

^① 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

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托尼·莱克也持相同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在竭尽所能地促使克林顿总统果断地采取行动。

直到执掌波斯尼亚驻地美军的鲁珀特·史密斯将军（General Rupert Smith）表示完全服从克林顿总统的安排，我才相信，比尔·克林顿真的答应要出手了。于是，姆拉迪奇将军接到了美方的军事通牒。在通牒中，美军对他提出了警告，如果他对戈拉日代以及其他飞地进行袭击，其潜在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塞尔维亚武装力量还是对图兹拉（Tuzla）实施了攻击，并且引发了双方的相互炮击。最终，本次冲突以签署《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而宣告结束。白宫的朋友对我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说服总统越雷池一步，采取行动，我在背后的努力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希拉里因深受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困扰而力主美国应该有所担当。

眼下，相比于其他人，希拉里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希望更大。她的政治历程是绝无仅有的。在她参加政治选举之前，她就曾怀着非常诚挚的、显而易见的愿望想要介入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却遭受到了极具杀伤力的打击。幸运的是，在

她成功当选为纽约州资浅参议员^①的时候，此前所有的打击全都消失殆尽了。

希拉里刚刚开始参加第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她的宣传顾问曼迪·格伦沃德（Mandy Grunwald）就曾经提醒她说：一直以来，她留给民众的都是严厉苛刻的形象。而事实上，希拉里私下里不仅健谈，而且十分幽默和友善。因此，希拉里需要展示出自己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的一面，即乐于与常人交往的一面。在她和奥巴马进行竞争的时候，虽然民众不太喜欢她那位冷漠淡然的竞争对手，但是却更不喜欢她。希拉里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职务的这段时期，实际上促进了她的成熟，而且她和自己的敌手——媒体——之间互不信任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希拉里的幽默感实在是太惊人了，她甚至会出其不意地引起哄堂大笑。仅举一例：军情六处（MI6）新任长官约翰·索尔斯（John

^① 美国参议员资历的一种。每个地方州在参议院里都有两个席次，两位参议员里任职期间较长的一位被称为“资深”参议员，较短的一位则被称为“资浅”参议员。如果两人在同一届任期当选（例如一人通过正常选举当选，同时另一人通过补选替补了空缺的参议员席位），那么先行宣誓就任的那位就会成为资深参议员。

Sawers) 的夫人曾经把索尔斯身披浴袍的照片贴到了网络上。于是，当希拉里在联合国遇到索尔斯的时候，她竟然夸赞索尔斯的“腿型十分健美”。

我的这本书旨在秉承客观的理念，从探究希拉里的真实经历出发，客观地展示出她的强势与弱点。

序

一个恐怖分子之死

令希拉里感到非常意外的就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竟然会任命自己为国务卿，而此时，她所要着手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问题。1995年，希拉里还是“第一夫人”的时候，就曾经到访过巴基斯坦，当时负责接待她的是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2007年，布托被暗杀。2009年，当她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再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的时候，贝娜齐尔的丈夫阿希夫·阿里·扎尔达里

(Asif Ali Zardari)正在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统。在希拉里造访巴基斯坦的途中，有记者问她是否相信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和情报部门已经真的和恐怖主义组织断绝了一切来往。希拉里回答说：不，我不相信。

希拉里对民间外交情有独钟，她一直都想接受更多的电视采访。因此，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她都倾向于在市政大厅举行集会。但是，调查表明，对美国有好感的巴基斯坦人甚至不足百分之十。因此，巴基斯坦电视台的记者对希拉里的提问往往都是饱含敌意的“审讯”：由于我们正急需大笔资金来对付塔利班（Taliban），因此我们迫切地想知道美国国会划拨给巴基斯坦的大笔专项救助金的最新进展如何？希拉里回答说：“首先，请允许我必须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你们根本就不需要拿到这笔钱，你们只要能从我们这里得到援助就够了。”希拉里还发现：塔利班在白沙瓦（Peshawar）以及其他城市实施了轰炸，而且正在斯瓦特山谷（Swat valley）密谋建立起自己的恐怖统治，但是巴基斯坦却总是在强调某一次冲突给自己这方造成的人力和资金方面的耗费，他们甚至把这种冲突看成是由美国引起并强加到巴基斯坦身上的。

希拉里认为无人机轰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性问题，由此

造成的平民伤亡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希拉里认为巴基斯坦应该谨慎地控制无人机轰炸行动。但无人机轰炸却又的确是对付基地组织（Al Qaeda）和塔利班高级头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本·拉登（Bin Laden）本人也在担忧自己一方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希拉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就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是否应该提前获知无人机轰炸计划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帕内塔固执地认为美国大使不应该提前获知信息，但希拉里却认为，此事应该属于特事特办，而不应该按照常规处理。一名巴基斯坦学生问希拉里，在她看来，无人机轰炸是否也属于恐怖袭击。希拉里回答说：“不，我并不这样认为。”

三天时间里，希拉里一直扮演着受人抨击的沙袋角色：美国过去为什么要支持穆沙拉夫将军（General Musharraf）？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支持印度？希拉里回应道：“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基地组织就在巴基斯坦拥有了根据地，这让我很难相信你们的政府竟然会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你们真的想去找，怎么会找不到……据我们所知，基地组织就在巴基斯坦境内。”这一言论在巴基斯坦政府和媒体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希拉里再次强调：“在巴基斯坦，有

些地方的有些人，肯定知道那些人究竟在哪里。”

2011年3月，国务大厦八楼，希拉里在自己的私人餐厅里和莱昂·帕内塔共进午餐，帕内塔此前曾告诉过她要与她单独会面。帕内塔告诉希拉里，几年来，中情局一直在利用自己手中最先进的追踪手段来搜寻奥萨马·本·拉登的行踪，这一次是要邀请她参加一个由白宫主导设立的小组，来秘密地经营此事。中情局认为：在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很近的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有一处被围墙掩护起来的院落，在那里活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本·拉登。一部分情报分析专家非常有信心地断定那就是本·拉登，但也有部分专家对此并不十分乐观。

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这个问题让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此前，他们已经终止了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合作，因为他们并不可靠；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该处院落位于一处成熟的建设区。如果对其进行轰炸，就极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甚至无法确认本·拉登是否被炸死；虽然进行导弹袭击或许可以降低破坏的程度，却无法锁定目标。最激进的办法应该是派遣一支特种部队潜入巴基斯坦境内的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